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哲学专业试用教材)

肖 前 李秀林 汪永祥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辩证唯物论原理

(哲学专业试用教材)

肖 前 李秀林 汪永祺 王 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9,000 册数：15,000

统一书号：2011·94

定价：1.25元

说 明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出版，一是为应教学之急需；二是为高等学校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份讨论的稿子。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以仓促成书，从内容、体例到文字表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有些已经发现问题的地方也来不及修改了。恳望读到本书的同志，提出宝贵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参加本书编写和讨论的，除主编者外，还有：李淮春、梅岱、孟宪鹏、黄仲池、金羽等同志。李淮春同志还同主编者一起进行了全书的审阅和校改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2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发展史	1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24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38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45
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45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66
三、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82
四、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95
第三章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102
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103
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116
三、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129
四、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作用	139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146
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147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154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60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175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82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191
第五章 量变质变规律	196
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	196

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	205
三、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	214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220
第六章 肯定否定规律	225
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否定	225
二、否定之否定，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	237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250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257
一、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258
二、原因和结果	261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	276
四、可能性和现实性	288
五、形式和内容	299
六、现象和本质	309
第八章 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317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318
二、科学的实践观	332
三、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350
第九章 认识的辩证运动	364
一、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364
二、理性认识到实践	582
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393
第十章 真理	402
一、客观真理	403
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410
三、真理和谬误，为真理而斗争	418
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425
第十一章 辩证逻辑	438
一、辩证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439

二、概念、判断、推理、假设	448
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	479
四、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	502
五、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	512

第一章 绪 论

-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发展史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有^①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和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方面，形成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它的思想光辉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照亮着我们胜利前进的道路。为了胜利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科学世界观，掌握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光辉结晶，是人类思想史中的最高成果。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要对哲

学的一般问题，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由“爱”（“朋友”）和“智慧”两字组成，意思是“爱智慧”。在汉语中，哲字有“智慧”、“聪明”、“贤明”等意思。哲学从字面上讲就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这里所说的“哲”或“智慧”，不是指玩弄小聪明、施展雕虫小技，而是含有通晓世事、深明大道理之意。略知哲学一词的词源，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这一术语的含义，但是这还不能确切表达它的科学内容。

要对什么是哲学有一初步的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几层含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各种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人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观、那个观，就是对某一事物、问题的根本看法、根本观点。如对于形势、对于国家、对于道德、对于人生……等等的根本看法，就是人们的形势观、国家观、道德观、人生观。所谓世界观（宇宙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统统在内的根本观点。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宇宙间万事万物是从来如此还是变化发展的，变化发展是杂乱无章的还是合乎规律的，人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以及如何去认识，人们能不能改造世界以及如何去改造等等，这类问题，就属于世界观的范围。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不懂事的婴孩外，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一定的看法，就是说，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们的世界观不是空的，它总是通过人们怎样

待人接物，怎样观察、对待和处理问题表现出来。作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方法，在哲学上叫做方法论。怎样看世界，这是世界观；用这样的看法、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事情，支配行动，这就是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此外并没有脱离世界观的单独的方法论，正如没有不表现为一定方法论的世界观一样。哲学就是研究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的一门学问。

哲学是适应人的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生在世，时刻要同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相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对于这些事物的一定的看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不过，在人们没有专门学习哲学之前，他们的这种观点往往是自发的、不系统的、不是首尾一贯的。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系统化了的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它又区别于生活；人们在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和处理中就表现了自己的世界观，贯穿了一定的哲学观点，但这还不等于掌握了完整的哲学理论；世界观人皆有之，但不能说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一方面，哲学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的，不应是少数人垄断起来的圣物，哲学的殿堂人皆得而登之。另一方面，哲学又是一套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特定的内容，要了解它，就得学习，要登堂入室，就得下一番功夫，不学自通的事是没有的。

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同其他各门具体科学一起，共同组成人类知识的体系。毛泽东写道：“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

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各部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关于世界某一局部、某一领域的规律性知识，哲学则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一般性的知识。哲学和其他科学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代替。

以上我们从哲学的对象、内容及其同其他专门科学的关系等方面，叙述了哲学最一般的特征。可是，只要我们再前进一步就会发现，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哲学，是很不相同的。哲学虽然包含有给人以智慧的意思，但是有的哲学能使人聪明，或部分地使人聪明，有的哲学反而把人弄糊涂，或部分地把人弄糊涂；哲学虽然讲的都是世界观的大道理，但有的是真道理，有的却是假道理；哲学虽然都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但有的是科学的总结，有的则是歪曲的总结。为了从各种哲学思潮、哲学流派中区分其正确或错误，就必须懂得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懂得围绕它而展开的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上面我们列举了一些，还可以列举很多。在这许多问题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些杰出的哲学家，曾经作过有益的探讨。譬如费尔巴哈就说过：“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63页）。列宁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参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同一问题”（同上）。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作出了准确、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全

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这个问题所以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由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要同现实世界打交道。这种活动尽管千差万别，说到底无非是做着两件事，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是主观反映客观；改造世界，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无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哲学既然是全部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就不能不对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和处理，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总的原则和方法，否则，就失去了哲学的职能，就不成其为哲学。历史上各派哲学所阐述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围绕着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而展开，并且都是为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最高问题。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包括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第二性的。哲学上所说的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指的是谁先谁后、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谁是根源、谁是派生的问题，从对立双方的地位说，也就是归根到底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形成为哲学中的两大派别、两大营垒。正确的回答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根源是物质，精神不过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产物，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错误的回答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根源是精神，物质不过是精神的产物和体现。持前一种观点的，属于唯物主义

阵营，持后一种观点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就是认为唯有“物”（物质）才是世界本源的哲学；唯心主义，就是认为唯有“心”（精神）才是世界本源的哲学。“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唯物主义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解释世界的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唯心主义则相反，它是从主观愿望、幻想出发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歪曲和颠倒。古往今来，哲学上的千流百派，归根到底，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各派哲学家，实际上总是或者唯物地或者唯心地对待哲学的基本问题，不管它们口头上是否承认这一点，都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而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决定了各派哲学在其他一切哲学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和方向。全部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史，任何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哲学史上的二元论和折衷主义，不过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杂，而不是超出二者之上或之外的“中立”的哲学。总之，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哲学基本派别、决定哲学基本路线的唯一标准，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这就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现实世界究竟是不是可知的。恩格斯借用哲学史上的术语，把它叫做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内，都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主张世界是可知的，思维和存在是具有同一性的。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否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如英国的休谟

及其门徒），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如德国的康德及其一些追随者），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不可知论。全部人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世界及其本质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不可知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指出不可知论的荒谬，并不等于说凡是主张世界可知的哲学都是正确的。因为，在坚持世界可知的哲学中还包括了一大批唯心主义者，他们虽然主张世界能够认识（这一点应当肯定），存在和思维具有同一性，但他们却把世界、存在的本质归结为精神，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而这样的观点，是由他们在哲学根本问题第一方面的立场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哲学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中，第一方面是更为根本的。

要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得不涉及这个问题多方面的辩证内容，其中包括：思维和存在是不是一对矛盾，二者是否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怎样地对立和怎样地统一的，它们的同一是凝固的、死板的还是历史的具体的，在矛盾双方中何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思维和存在这对矛盾产生于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活动之中。对于这些问题，只有科学地肯定社会实践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既唯物又辩证地作出唯一科学的回答。其他的哲学都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因而它们有的只看到对立，否认统一（如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有的只讲统一，否认对立，把统一（同一）歪曲为等同（如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有的把二者的统一，看作是机械的、死板的、凝固的（如机械唯物主义）；有的虽承认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但却认为它们统一于某种客观的精神，即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唯物主义基础（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总之，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都不能正确地或不能完全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对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解决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哲学上除了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毛泽东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首先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即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世界（包括物质的现象和精神的現象在内）的状况是怎样的。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是彼此孤立、相互割裂的，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动的，运动变化是不断地新陈代谢还是只有位置的移动、数量的增减或简单的循环，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还是由于外力的推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肯定前者，形而上学坚持后者，它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对立和斗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辩证法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在进行谈话、论战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就是说，辩证法一词从一开始就是和矛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一词的演变要复杂些。形而上学在希腊文的原意是“物理学之后”。这个词的来源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们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论述关于有形体的东西的学问（物理学）放在前面，把论述概念以及一般宇宙观的学问放在物理学之后，于是形而上学一词就流传下来。在中国哲学史上

也有形而上、形而下之说，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所以，把“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意思是相近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学，通常是指同辩证法相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证明，辩证法是正确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

从这里可以认识到，关于世界是怎样的状况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事物中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也是任何哲学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二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对世界“是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一定的回答，才能形成一定的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历史上任何的哲学体系，都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回答。因此，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当然，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平列的，“是什么”的问题更为根本，相对于它来说，“怎么样”的问题则具有从属的意义。因为，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要先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了解它是“怎么样”；而且究竟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即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处理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只有坚持辩证法，从世界本身的矛盾运动出发，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的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本质上倾向于唯物主义。反之，如果形而上学地抹杀矛盾，割断联系，否认发展，那就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歪曲。在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实质上又倾向于唯心主义。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最基本的分野，作为区别二者标准的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就成为哲学上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象恩格斯所说的，是“全部哲学的最

高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就是说，哲学上虽有两个“对子”，但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从总体上说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世界上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多少世界观，甚至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也有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世界观。各个阶级的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了的的世界观，最集中地反映了本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哲学中的一定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的哲学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一般说来，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对立和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历史上，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和集团，由于它们的阶级利益程度不同地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由于它们不满足于现状，具有程度不同的变革现状和发展生产的要求，因而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冀求在事物的发展中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地位使它们能够程度不同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们倾向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过来说，唯物主义、辩证法总是符合于这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并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为它们服务的。历史上一切落后、腐朽、反动的阶级和集团，由于它们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由于它们要维护和恢复自己的反动统治，因而它们就不敢面对现实，竭力掩盖和歪曲客观的矛盾，拼命反对事物的前进运动。这样的地位使它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决定了它们要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过来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总是有利于反动派而不利于革命人